

# 虚无主义、无治与 21 世纪

阿拉贡!

2009 年

# 目录

简介	3
<b>第一章：俄国虚无主义的历史</b>	<b>4</b>
基础性的虚无主义 . . . . .	5
革命的虚无主义 . . . . .	8
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最后行动 . . . . .	12
参考书目 . . . . .	13
<b>第二章：什么是左派？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b>	<b>14</b>
社会主义的谱系 . . . . .	14
俄罗斯社会主义 . . . . .	16
虚无主义遇到无治主义 . . . . .	16
<b>第三章：作为战略的虚无主义</b>	<b>19</b>
<b>第四章：我希望我在 2001 年 9 月 12 日所说的话</b>	<b>23</b>

## 简介

这本关于虚无主义的小册子是为无治主义的读者准备的。在编撰的过程中，有一种诱惑，就是在一句又一句的前言中加上“从无治主义的角度”或“作为一个无治主义者”，因为我对这个主题材料的评价来自于无治主义的取向。我抵制了在这些篇幅中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这样的迂腐声明，但我要提醒读者，这个假设成立。

关于我在这里打算的叙事弧线，有几点说明。我的意图是让无治主义者（他们可能不是这样的人）接触到虚无主义者的贡献的广度。我比一般人走得更远。通常情况下，我会满足于提供一些线索，让参与的读者可以自己跟踪，而不需要建立在我看来很明显的联系。我通常认为我的写作是生活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因此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解释我为什么会到达那里。

在这里，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一开始就对虚无主义的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那些构成有用的历史的事实、名字和日期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例外，因为我相信这些信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不仅仅是那些愿意苦苦阅读我所拥有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书籍的人。话虽如此，我还是犯了许多遗漏的错误。如果我决定写一本关于历史的书，它很可能是关于虚无主义的，因为我在这段简短的历史中遗漏的内容仍然压在我心头。

然后，我就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的联系，或缺乏联系，提出一些想法。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以后会后悔这么说，我的部分意图是用比现在的左派或非左派话语更强烈的语言来处理某些议题。我把这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把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包括在内，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虚无主义和这个世界的行动之间的联系，这可能对那些渴望沿着这些思路实时发展结论的人有用。最后，我附上了最近的一篇咆哮，它将作为这本小册子的感叹号和我们关于虚无主义和无治主义讨论的逗号。

阿拉贡!

# 第一章：俄国虚无主义的历史

要理解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虚无主义，首先要试图理解虚无主义的概念。这自然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有一个词比无治主义更有内涵，而且是负面的，那就是虚无主义。这特别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理解虚无主义的主要载体是通过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两位作家都不是特别同情虚无主义，他们提供的虚无主义人物主要是作为一个框架，用来掩盖他们的道德故事。因此，这些作家提供的虚无主义版本主要是虚无主义所居住的流行文化的一个缩影，就像它是对潮流的回忆一样。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是虚无主义故事的一部分，也将是弥合神话中的巴扎罗夫、韦尔霍文斯基或拉斯科利尼科夫与尼古拉斯·车尔尼雪夫斯基、德米特里·皮萨列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谢尔盖·涅恰耶夫等人物之间差距的故事的一部分。

那么什么是虚无主义呢？虚无主义是一场青年运动，是一种哲学倾向，是一种革命冲动。虚无主义是自然科学的价值化。虚无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时尚风格。虚无主义是一种新的美学、批评和伦理学方法。虚无主义是研究的唯物主义与消灭社会秩序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虚无主义也是俄罗斯人对沙皇改革和镇压条件的一种特别反应。虚无主义由于其价值体系、实践和结论的病毒性而变得比它原来的能力要大得多。虚无主义的影响可以通过无治主义的历史，通过恐怖主义的形成和现代实践，以及通过从解构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哲学趋势来追踪。

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是一个日益紧张的地方。1848 年的革命触动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没有对俄国产生剧烈的影响。由于俄罗斯制服拿破仑的运动（1812-1815），西方思想被带到了俄罗斯。这些思想最明显地表现为对捍卫人权、代议制政府和民主等价值观的宪法的渴望。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 1825 年去世时，一个团的士兵拒绝向新王室效忠，而是希望建立一部俄罗斯宪法。这些西化的俄国人尤其感到沮丧，因为沙皇给了殖民地波兰一部宪法。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他们被镇压，在整个世纪中一直是社会变革可能性的一个象征。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他的兄弟尼古拉一世，是一位专制者。他以秘密警察（第三部）、审查制度、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相结合的方式统治俄国（1825-1855）。在对抗奥斯曼帝国、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力量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处于被迫进行重大改革或不再被视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角色的严峻形势。俄国这次军事失败的时间恰好是尼古拉一世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承了王位（1855-1881）。他的统治以与欧洲主要大国的和平协议谈判和重大国内改革开始。亚历山大二世在其统治的第 6 年，解放了农民。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阶级，农民“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业主阶级”，这意味着他们的权利远远超过了欧洲任何其他农民阶级。在进行这项改革的同时，还对军队、司法机构和地方自治进行了改革。这种变革

的精神由于不是与过去相比，而是与神话中的状态相比而受到抑制。这就为虚无主义埋下了伏笔。

被称为新人民的人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一书出版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英雄。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随着连载小说的文学期刊出版物的增加，散文的地位上升。这种形式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亚历山大对农民的解放部分归功于他对伊万·屠格涅夫描写农民生活的《运动员素描集》的反应。文学是一种受人尊敬的社会评论形式，它涉及的问题从代沟（《父与子》）到男人和女人在巨大压力下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常生活（托尔斯泰）。这种文学风格因其对当代生活的毫不留情的描写而被称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了俄罗斯文化中发生的经验，在19世纪60年代，这就是虚无主义。

## 基础性的虚无主义

俄罗斯虚无主义可以被剖析，也许是不自然的，分为两个时期。奠基时期（1860-1869年），虚无主义的“反文化”方面使俄国人感到震惊，即使是最小的轻率行为也会导致虚无主义者被送往西伯利亚或被长期监禁，虚无主义的哲学在这里形成。另一个时期将是虚无主义的革命时期（1870-1881年），当时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激发了等待中的运动，使之成为一个有牙齿的运动，有几十个反对俄罗斯国家的行动。当然，革命时期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一系列炸弹暗杀（1881年3月13日）和虚无主义运动被粉碎而结束。

可以说，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的《德国的反动》（1842）中的著名箴言：“因此，让我们相信永恒的精神，它破坏和消灭只是因为它是所有生命深不可测的永恒的源泉。毁灭的激情也是一种创造的激情！”这句话既预示了虚无主义者的想法，也煽动了虚无主义者的想法。巴枯宁在俄国被认为是一个西方人，因为他受到当时欧洲大陆的思想家的影响。在《反动》中，巴枯宁与黑格尔的观点交锋，断言负面而非正面是辩证法的创造性动力。虽然他与虚无主义的基础时期和革命时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巴枯宁是前一代的产物，他的观点最终与虚无主义的观点不一样。他对此的最佳表述是：“只有当我承认我周围所有人的人性和自由时，我才是一个自由人。在尊重他们的人性时，我也尊重我自己的人性”。这种普遍的人道主义本能与虚无主义者宣称的拥有“伟大而神圣的仇恨”或呼吁“消灭美学”（皮萨列夫）形成对比。

虚无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甚至是一个特别有纪律的思想体系。这可归因于以下现实：a) 主要的虚无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从未担任过学术职务，b) 在沙皇统治下出版受到严格审查，或者，最可能的是，c) 虚无主义本身的性质。虚无主义从来没有足够的动力、足够的时间或合适的条件来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这导致它成为一个近似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个思想体系。虽然沿着几条理论路线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但没有一个是以这些思想保持历史价值所必需的代际方法发展起来的。虽然自然科学被视为最有力的智力工具，但

在美学领域却出现了更多虚无主义的评论，这与晦涩原则有关。晦涩原则说，在压抑的时代，最有力的社会评论发生在小说的载体上，你的意图被“掩盖”，因为你似乎在谈论与你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虚无主义者而言，艺术是一种诅咒，因为它集合了感性主义、情感主义、非理性主义、精神主义，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虚无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谈论嵌入艺术载体中的现行秩序的价值观，但在审查制度的背景下，这种联系不可能更清楚。

作为一种积极的哲学，虚无主义在既定的哲学框架内采取了立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归结为“只有可感知的东西存在”的观点。那么，人就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化合物，严格受因果律的支配”。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所主张的那样，伦理学可以被描述为享乐主义的“科学”理由。虚无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立场是现实主义的，与当时的现象主义相反。艺术的价值与它的“社会有用性”直接相关，无论它是如何定义的（它不是）。正如这些立场所反映的那样，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积极的哲学并不是最强大的，由于虚无主义从一种立场转变为一种行动，这些思想从来没有一个特别集中的发展。

当然，虚无主义只有在被禁止的文本中才成为一种比较一致的立场，这些文本是由移民偷渡到俄国的。这些移民中最多产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他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在那里一直出版到他去世。该出版社因其出版的激进文学作品而闻名，其中包括《致年轻一代》（1861年），该书主张由国家雇员取代沙皇，以及《北极星》和《俄罗斯之声》等期刊。他最有名的期刊是《钟声》，它被偷运到俄国，在基础虚无主义时期颇受那些渴望社会改革的人欢迎。事后看来，他的观点是相当保守的，尤其是考虑到虚无主义会成为什么。摘自1865年的《钟声》，“只有在完全的共和主义自由下，在完全的民主平等下，社会进步才有可能。”

正是作为一种政治立场，虚无主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从有学问的人之间的讨论转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虚无主义政治是作为社会主义之树的一个分支开始的。他们受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查尔斯·傅立叶（1772-183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06-1873）和不知名的德国唯物主义者（布赫纳、莫尔肖特和沃格特）的影响最大。虚无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总体贡献是，农民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反对奥布什奇纳的哲学偏见的批评》（1858年）），而不仅仅是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者，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直到后来才传到俄国）。对这一立场的鼓动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4年被关进监狱并在西伯利亚流亡了25年（尽管他被定罪的具体指控是捏造出来的）。第一批受虚无主义思想启发而成立并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团体，是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被称为土地与自由。在革命虚无主义时期，这个团体的名字也被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团体采用。第一个“土地与自由”组织密谋支持波兰的独立运动，并鼓动那些因1861年农奴解放所要求的沉重的赎买费而背负债务的农民。虚无主义者对波兰的独立并不特别感兴趣，在一次煽动喀山农民起义的阴谋失败后，《土地与自由》折戟沉沙（1863）。

由此开始了虚无主义秘密社团的第一个时期。该组织在莫斯科的一个贫民窟创建了一所男校，以培训革命者。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名为“地狱”的秘密子组织，其目的是政治恐怖主义，

以刺杀沙皇为最终目标。这导致了1866年4月4日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的失败尝试。德米特里开了一把左轮手枪，但在最后一刻被一个工匠（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这个工匠先于潜在的刺客死于酗酒）推搡了手臂。德米特里在圣彼得堡的斯摩棱斯克场受审并被绞死。组织的领导人尼古拉·伊舒京也受到审判，在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将被处决。这样，“组织”就结束了，并开始了1860年代余下时间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开始是沙皇让迈克尔·穆拉维约夫伯爵（“汉格·穆拉维约夫”，因为他在前几年对待波兰叛军）负责镇压虚无主义者。两份主要的激进杂志（《当代》和《俄罗斯之声》）被禁止，自由主义改革被反动的余波削弱，教育系统被改革以扼杀生活在那里的革命精神。俄罗斯国家的这一行动标志着虚无主义的基础时期的结束。

虚无主义者或新人民的生活方式值得回顾，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因为它与现代的青年运动有相似之处。虽然主张冷酷的享乐主义和激进的主体性，但实际上虚无主义者倾向于一种功利和苦行的生活方式。时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男女都喜欢戴着蓝色的眼镜，穿着高筒靴。其他的共同特征是沉重的手杖和在寒冷的天气里甩在肩上的地毯；他们称其为格子，但不一定是格子呢”。(Hingley) 这一点，再加上男人的大胡子和女人的波波头，对香烟的贪婪欲望，未清洗的肮脏外表，以及粗鲁和直言不讳的行为，使新人们成为一道风景。虚无主义者也试图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挑战当时的价值观。当时，妇女解放的问题引起了改革者的极大兴趣。对虚无主义者来说，问题是关于工作和性自由。因为妇女的护照（用于一般的旅行，而不仅仅是出国旅行）在法律上是由男人控制的……父亲，或丈夫，对妇女的生活有最终控制权。虚无主义者通过“虚构”婚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使得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如果不是在事实上的话。这使得妇女有了流动的自由，可以从事一些学术研究（这在白色恐怖时期被限制了）和一些企业。最后，虚无主义者采用了这样的信条：通奸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可取的特征，这与他们时代的精神或他们自己的文化构成形成鲜明对比（即他们是假正经）。

对新人民来说，比哲学或政治文本更有影响力的是文学。巴扎罗夫在《父与子》中表达了世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拒绝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姿态，保证了他作为虚无主义运动的标志的地位。尽管屠格涅夫的意图是以不太光彩的方式描写新人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该怎么办？》(1863)的出版，该书是在监狱中写的，成为运动的指路明灯。在它的书页中，有关于虚无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愿景，阐述了如何在保持激进价值观的前提下生活，以及如何实践虚无主义的非一夫一妻制。文学对这一运动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当然，我们对虚无主义运动的现代理解大多来自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屠格涅夫在描写新人民时不加批判（并受到虚无主义者的尊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与他有过通信往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对他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参与了反对沙皇的激进活动，但在流亡西伯利亚期间，他成为了一名东正教的基督徒，回国后他对整个虚无主义，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当不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五部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虚无主义，或者是作为一个主要主题。

## 革命的虚无主义

一个人的登场象征着从基础时期到革命时期的转变。谢尔盖·涅恰耶夫是农奴的儿子（这很不寻常，因为大多数虚无主义者来自稍高的社会阶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下阶层），他希望社会转型的论述能够升级。涅恰耶夫认为，正如欧洲君主利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天主教耶稣会士实行绝对的不道德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什么行动不能也被用来为人民革命服务的。“他表面上的不道德 [更多的是一种非道德] 来自于冷酷的认识，即教会和国家在追求全面控制方面都是无情的不道德。因此，反对这种权力的斗争必须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进行”。(Cleaver) 涅恰耶夫在 1869 年与巴枯宁交往，并从巴赫梅季耶夫基金中提取资金用于俄国革命宣传，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社会知名度。

涅恰耶夫的形象是他的《革命者教义问答》(1869 年) 和他在生活中实际采取的任何行动一样的结果。《教义问答》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它确立了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它作为革命行动的实践之间的明显区别。它记录了革命者作为一个与过去十年的虚无主义者非常不同的人物。虚无主义者可能实行禁欲主义，而他们则主张不受约束的享乐主义。涅恰耶夫认为，根据定义，革命者必须为一个目标而活，不允许有欲望、同情心或感情的干扰。友谊取决于革命的狂热，与陌生人的关系被量化为他们为革命提供的资源，每个人在革命时刻都有一个角色，归结为他们多久会被排在墙边，或者什么时候接受他们必须进行射击的事实。《教义问答》不妥协的语气和内容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涅恰耶夫的性格。部分原因是它将虚无主义原则扩展到革命纲领中。其余的原因是，它赋予了革命计划一种大男子主义的重量，而这是“六十年代”的人所没有的。

就《教义问答》为虚无主义提供的内容而言，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组织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指古典的、西方意义上的规范模式，一种在私有财产权和公共秩序的传统以及所谓的文明和道德面前总是停下来并恭敬地鞠躬的运动……这种运动直到现在还仅限于推翻一种政治形式，用另一种试图建立所谓革命国家的政治形式来取代它。唯一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革命将是那种从根本上摧毁国家的任何要素，并消灭俄国的所有国家传统、社会秩序和阶级的革命”。(论文 23, 《革命者的教义问答》)

在这篇论文中，涅恰耶夫似乎试图弥合马基雅维利和虚无主义的无治主义之间的差距。除了无治主义者的抱怨之外，这也是一种清醒的看法，即为了废除常规秩序，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恐怖。

这并不是说，从涅恰耶夫的人格中一般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获得。事实很清楚。涅恰耶夫想象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俄国革命委员会，他自己是这个组织的逃亡成员，他在日内瓦避难，在那里他遇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很欣赏涅恰耶夫的热情和他的组织的成功故事，他提供了联系和资源，让涅恰耶夫作为他在世界革命联盟（也是一个想象的组织）俄罗斯分部的代表

(他给了他 2771 号) 回到俄罗斯。涅恰耶夫回到俄罗斯后成立了秘密的、以细胞为基础的组织——人民的复仇。该组织的一名学生成员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质疑涅恰耶夫声称是秘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的存在。这种对涅恰耶夫的工作方式的诚实评价需要采取行动。“1869 年 11 月 21 日晚，受害者被引诱到莫斯科农学院，这是一个革命情绪的温床，涅恰耶夫在那里用枪杀和勒死他，并由三个傀儡协助，没有很大的热情…。涅恰耶夫的同伙被逮捕和审判”。(Hingley) 回到瑞士后，涅恰耶夫被巴枯宁拒绝（原因很明显），最终被引渡回俄罗斯，在彼得保罗堡度过了他的余生。由于他的魅力和意志力，他确实继续影响着各种事件，保持着与人民意志的关系，甚至把他的狱友也编织进他的阴谋和谎言中。1882 年，他被发现死在牢房里，情况很神秘。

在后涅恰耶夫时期的革命运动（无论是否虚无主义）中，存在着明显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在宣传者（跟随俄国移民彼得·拉夫罗夫，他在巴黎出版了《前进!》）和所谓的巴枯宁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他们相信要把农民推入直接的社会革命。这两个团体的重点都是“组织”农民。这包括俄罗斯版的“自由之夏”（实际上延续到 1873 年和 1874 年两年，其中第二年被称为“疯狂之夏”），在那里，青年男女以 3 至 4 人为一组，前往农村，在农民中生活、工作和鼓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启发，即俄罗斯的村社制度是通往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最短路径。公社是一个自治机构，管理一些村庄事务，并集体作出决定。

农村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农民们往往还没弄清虚无主义者是为了什么就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虚无主义者把自己“伪装”成农民，结果是他们一走进村庄就完全被发现了。此外，农村起义的概念至少是不符合历史的，因为农民没有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武装自己，实际上也没有成功起义的传统。17 和 18 世纪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哥萨克起义很快被镇压。在虚无主义者到达现场之前开始的唯一一次接近成功的起义是在基辅附近第聂伯河上的奇吉林地区。1877 年，三位革命者斯特凡诺维奇、多伊奇和博哈诺夫斯基起草了一份宪章，声称来自沙皇，号召农民拿起武器…他们以（过时的）长矛、其他农具和一千人的农民队伍的形式做到了。数百名农民被逮捕并被送往西伯利亚，三名虚无主义者被关押在基辅监狱，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奇吉林事件。

关于妇女在虚无主义组织中的作用，有必要做一个初步说明。鉴于她们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获得的脆弱的社会利益，妇女不太容易被说服加入瓦解社会的项目，但一旦参与其中，她们比她们的男性同行更致力于行动、暴力和见证项目的完成。在革命时期，从一位妇女维拉·扎苏里奇的行动开始，直接拿起武器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旦拿起武器和组建秘密社团的工作全面展开，妇女就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虚无主义秘密组织中最有名的“人民意志党”的一份报告指出，该组织中 1/4 到 1/3 是妇女。执行委员会中近一半是妇女。虽然虚无主义者所来自的文化的社会风俗没有完全被打乱，这意味着仍有“妇女的工作”…即家务和排版，但总体而言，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关系。

在革命时期，有许多秘密社团形成。其中的两个，即“托克洛迪”（Troglodytes）和“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Revolutionary·Populist Group of the North），最终在 1876 年形成

了土地与自由的第二次迭代（尽管名称直到 1878 年才确定）。这个团体对过去几年农村运动的失败作出了反应，决定坚定地站在巴枯宁阵营。七十年代的著名事件就是源于这种反应。

1876 年 12 月，在圣彼得堡的喀山圣母广场发生了一次政治示威。当警察驱散集会时，他们逮捕了一个迟到的抗议者，一个名叫博戈柳波夫的著名革命家，并判处他 15 年监禁。然后，在一个无法解释的顽固行为中，他拒绝为来访的特雷波夫将军脱帽，特雷波夫将军正在审查他与“193”审判的政治犯共用的监狱。被激怒的将军当场打了他，并要求第二天对他进行鞭打，鞭打的力度之大，使博戈柳波夫发疯了。这导致了一场监狱暴乱。

“牢房窗户的栏杆被扯下来，打在门上，据说囚犯们被狱警绑起来，被打，被踢，被拖到惩罚室，失去了知觉。在监狱外，特雷波夫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愤慨，这并不局限于自称的革命者。一个俄国绅士的荣誉在涉及到殴打时特别敏感，因此博戈柳波夫的惩罚被认为是对整个革命运动的一种可怕的侮辱，因为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由那些保留了某些社会地位的年轻人组成。”（Hingley）

薇拉·扎苏里奇本人与主要演员并不相识，但她主动采取了行动。她在俄罗斯官员的接待室里寻求与将军会面，在那里她从袖口中拔出左轮手枪并开枪，杀死了将军。在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中，政权允许扎苏里奇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认为由于她承认了这一行为，他们拥有武器，并且有证人，结果是可以保证的。相反，陪审团宣布她无罪，在离开法院时，警察在那里等待她的进一步逮捕，发生了一场小型骚乱，结果她被她的同志们带走了。这一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丑闻，掀起了虚无主义者对国家代理人的数年行动浪潮，以及国家镇压的尝试，但大多失败。

1878 年 1 月，敖德萨警察突袭了伊万·科瓦尔斯基的印刷厂，他用左轮手枪和匕首保护自己和他的印刷厂（从而创造了虚无主义者与警察斗争到底的传统），而他的同志们则烧毁了有罪的文件，并试图煽动周围聚集的人群观看这一场面。科瓦尔斯基最终被抓获，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这是当时俄罗斯的第一次政治处决。

1878 年 2 月 1 日，一名警察潜入者被革命者杀死，在基辅张贴了一张通知公众执行死刑的纸条，上面盖有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一个假想的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印章。2 月 23 日，来自南方的虚无主义者 Valerian Osinsky 向基辅检察官开了两枪。受害者没有受伤（也许是由于他的毛皮大衣的厚度）。5 月 25 日，格雷戈里·波普科在该市主要街道的一个角落刺死了基辅宪兵队的盖金上尉，然后向一名试图阻止他的门卫开枪，并打伤一名警察，从而逃脱。迈克尔·弗罗连科，一个南方的虚无主义者，成为“坚不可摧”的基辅监狱的雇员，并迅速升至总看守的级别。5 月 27 日，他把斯特凡诺维奇、多伊奇和博哈诺夫斯基（奇吉林事件）带出了监狱的围墙，在第聂伯河上划了一个星期的船，到达安全地带。

北方的虚无主义者在 8 月开始追赶南方人的行动。

早上九点，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主要街道上，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走向正在前往办公室的宪兵队长兼第三科科长梅津托夫将军。克拉夫钦斯基拿着一把用报纸轻轻包裹的匕首；经过将军

身边后，他把匕首插在他的背上并扭动了一下，然后跳进一辆由著名的马车 Barbarian 拉着的马车里，逃走了。(Hingley)

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发生在国家处决科瓦尔斯基的两天后。

1879年2月9日是总督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在哈尔科夫被格雷戈里·戈登伯格枪杀的日子，他是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表弟。也是在这一年的2月，另一名警察潜入者死亡，并在基辅与警察发生了另一场枪战。4月2日，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Alexander Solovyov）企图刺杀沙皇，他开了五枪，但没有打中，沙皇只是在他的外衣上穿了一个洞而已。索洛维约夫于5月28日被绞死。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镇压非常严厉，16名虚无主义者在俄罗斯各地被绞死，包括基辅地区的14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三个真正杀人的虚无主义者（波普科、克拉夫钦斯基和戈尔登贝格）逃脱了绞刑架。波普科逃脱了，克拉夫钦斯基逃到了伦敦（被火车碾过），戈尔登贝格在向被安插在牢房里的“革命者”同伴（实际上是警察特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上吊自杀。1880年2月20日，一个名叫米奥德茨基的虚无主义者向负责镇压的两位总督之一、总督洛里斯·梅利科夫开了一枪。他再次失手，两天后被处决。虚无主义者在热情上弥补了他们在枪法上的不足。

国家的镇压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前的土地和自由战略的有效性如何。1879年6月，举行了一次会议，评估该组织使用的暴力方法。这导致了“土地与自由”的解散和“黑色复辟”的成立，后者认为激进的宣传是前进的适当方法，而“人民的意愿”则谴责沙皇的死刑。黑色复国主义退出了舞台，因为他们离开了与国家直接较量的舞台，但他们作为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的所在地而值得注意，他是当时以及直到1905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阐述俄罗斯虚无主义者戏剧的最后一幕之前，值得停顿一下。除了暗杀阴谋和阅读文学作品之外，虚无主义者还参与了他们认为是对俄罗斯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挑战。除了无神论、非一夫一妻制、抢劫银行（有几起挖地道的事件）和造假（尤其是作为俄罗斯人主要身份证件的‘护照’文件），虚无主义者与同龄人住在公共公寓里，共享资源，并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事业’。国家试图渗透虚无主义者；作为回报，虚无主义者也渗透到了国家。他们在基辅监狱的潜规则已经被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名为尼古拉斯·克列托奇尼科夫的虚无主义者，他实际上渗透到了秘密警察（第三部），向虚无主义者提供线人的名字、计划突袭的地点和官方印章的副本。秘密社团的流行给了虚无主义者一定程度的严肃性，而这种严肃性并不存在于今天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反文化”的相似之处，但在现行秩序内和反对现行秩序的生活尝试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流行。

## 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最后行动

土地与自由组织解散后，人民意志党组织致力于刺杀沙皇。他们不认为这种死亡与更大的社会斗争有关。他们没有基础设施，没有社会解决方案，也没有夺取政权的愿望，他们认为俄国的专制制度已经牢牢确立了。他们的愿望不是改变，而是复仇。虚无主义者还坚信，如果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积极行动（如组织农民）如此轻易地被国家的恶意忽视所挫败，那么消极行动（如暗杀）将更有可能导致制度的实质性改变。最后，还有一个宿命论者的坚定信念，即破坏是值得的，而不是因为人道主义、政治或社会原因。

在评估了虚无主义神枪手的失败后，决定用爆破来攻击沙皇。1879年11月，虚无主义者试图在沙皇从利瓦迪亚（位于雅尔塔附近的克里米亚海岸）到圣彼得堡的火车路线上的三个不同点上布雷。第一次是在敖德萨附近，由维拉·菲格纳（Vira Figner）组织，并试图让一名虚无主义者担任铁路看守员，但当沙皇采取不同路线时，这一计划被放弃了。第二次发生在阿列克桑德罗夫斯克郊外，涉及虚无主义者安德烈·哲利亚博夫（1850-1881）的一个复杂计划，即白天描绘制革企业的启动，晚上放置炸药。当载着沙皇的火车经过时，炸药拒绝点燃。最后一个点是由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莫斯科附近组织的。它包括在离铁路线仅50码的地方租一间公寓，从公寓到铁路线挖一条隧道，并在铁路线上放置炸药。当然，这个计划在纸面上听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挖地道所涉及的人比邻居们认为的住在公寓里的人要多几个，这促使人们对有关家庭食物消费的询问的反应是针对一只传奇的猫，而不是一群挖地道刺杀沙皇的虚无主义者。与大多数挖地道的人一样，处理地道里的泥土涉及到一个系统，即把泥土从地道里拖出来，放到一个空闲的卧室里，然后在晚上散落到院子里。自然，隧道所经过的土地是沙地，很容易被水淹没，这完全是一种悲惨的经历。当他们接近铁轨时，每辆经过的火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证实了每个挖掘者最坏的猜测，即他们即将被洞穿。当然，载有沙皇的火车并没有因为爆炸物的发射而脱轨；唯一的伤亡是沙皇在克里米亚庄园的卡车。

由于没有一个虚无主义者被抓获，而且爆炸也是险象环生，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下一次尝试是1880年2月5日在沙皇的冬宫进行的。这涉及到一个虚无主义者在皇宫内的工作，将大量炸药偷运到地窖，并在适当的时候点燃这种炸药，在这期间炸毁警卫的宿舍。行动的时机又一次出现了偏差。沙皇的预定到达时间被推迟了，这意味着炸药在亚历山大到达之前就已经爆炸了。11人死亡，50人受伤。下一次尝试是将一百公斤的炸药淹没在凯瑟琳运河上的卡门尼桥下，沙皇必须通过这座桥才能前往火车站，但由于一名阴谋家的迟到而受挫。另一次尝试开始于雄心勃勃地开采一条沙皇将从港口到敖德萨的火车上经过的道路。当沙皇的旅行计划改变时，这一努力被放弃了。

1880年的其余时间里，虚无主义者关注的是追踪沙皇的旅行安排。他们发现，星期天是最好的罢工日，因为沙皇通常遵循一条单一的路线往返于阅兵场。虚无主义者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马来亚·萨多瓦亚大街的拐角处发动袭击。这涉及到租一个公寓，挖一条隧道，并试图表现得像正常公民。他们没能说服邻居，结果一个检查小组突击检查了他们的房舍，他们没有碰巧

注意到堆积着稻草和焦炭的湿土。2月27日，行动的组织者哲利亚博夫被逮捕……这几乎使行动失败。

在沙皇检阅部队后，3月1日，他访问了他的表妹凯瑟琳大公夫人。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前往虚无主义阴谋集中的十字路口，而是需要使用为这种可能性准备的小型（5磅）自制手榴弹。四名虚无主义者进入了位置；两个人能够发射炸弹，第二个人同时抓住了沙皇和投掷炸弹的伊格纳泰·格里内维茨基，两人都死了。4月3日，刺杀沙皇阴谋的五名成员被隆重地吊死，他们身上挂着写有“杀沙皇”的标语牌。被吊死的人包括安德烈·哲利亚博夫、尼古拉·里萨科夫、索菲亚·佩罗夫斯基、尼古拉·基巴尔奇和蒂莫西·米哈伊洛夫。他们的绞刑不是被摔在地上，也不是被折断脖子，而是被吊起来的人慢慢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如此之长，又如此公开，其结果是给政权丢脸。

这样，俄罗斯的虚无主义时期就结束了。俄国王位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1884-1894）是一个旧式的专制者，他残酷地镇压了沙皇倒台后敢于表现自己的任何剩余的虚无主义者。他相信通过“民族主义、东正教和专制”来统治帝国，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直到他去世。当时，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登上了王位，被1917年的俄国革命所推翻。

鉴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创新，虚无主义继续成为社会主义之树的一个被忽视的分支，这一点令人惊讶。除了虚无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法（其影响显然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传统）之外，虚无主义者试图将其思想扩展到政治之外的系统性方式。鉴于他们的思想是在压抑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广度和范围仍然是坚定的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桥梁的成果。

## 参考书目

- 虚无主义者；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俄国激进分子和革命者，1855-81年兴利，罗纳德。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69，c1967]。
- 《俄罗斯哲学》第二卷，詹姆斯·M·埃迪和玛丽·芭芭拉·泽尔丁编辑，田纳西大学出版社 [1994年3月]
- 《大英百科全书》2003年
- 彼得·马歇尔，在他的《无治主义的历史》一书中
-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冰上的灵魂》
- Broido, Vera. (1977). *Apostles Into Terrorist: 妇女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的革命运动*。纽约。The Viking Press.

## 第二章：什么是左派？ 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崇高的传统。它曾是暴君用来诅咒敌人的绰号，也是劳动人民改造他们的工作场所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一面旗帜。我们听到的几乎每一个涉及有人站出来反抗权威的故事都涉及社会主义。这是个人和团体的英勇故事，他们试图在压倒性的困难中改变他们时代的现状。社会主义改变了人们对权利、公平、工作的期望，以及他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领导。

一方面，社会主义在过去 200 年里完全改变了社会。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在世界各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的革命，社会主义可以直接归功于维护工人权利的工会的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及教育系统，普遍的医疗保健系统（特别是在许多西方国家），以及一个混合了国家保护主义和自由公平资本主义元素的系统。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一直是一个可怕的失败。社会主义从来没有以一种有意义的或长期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经济体系。大多数社会化的护理系统在良性忽视的残酷性与排队的冷漠性之间取得了平衡。即使是图书馆式的社会主义也主要关注肚脐眼、暴民的喧嚣或个人的自私。社会主义作为对一个世界体系的纠正，比作为一个体系对另一个体系的改造，效果更好。

### 社会主义的谱系

社会主义来自古希腊人、波兰索契人、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思想脉络。虽然它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抵制 19 和 20 世纪现状的政治哲学，但它实际上同意那些当权者做出的大多数选择。它同意原住民，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应该融入社会生活，它同意工业化的兴起（除了极少数例外），它同意基本的经济原则（财富、价格、交换）。

社会主义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倾向就是这种立场的例证。它的言辞总是说目标是为了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直接和共同控制社会。现实是两方面的。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产生的历史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决定了社会的转变将通过资本主义，就像它通过封建主义一样，转变为社会主义，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这意味着进步主义被嵌入到社会主义的这个（主导）分支中。这意味着（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之前），通往革命的道路必须通过社会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最发达的地方就是最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想象一下，当俄国这个落后的（从工业角度讲）国家成为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地时，人们会感到惊讶。当列宁的战

争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模仿资本主义价值提取的最坏方面，并允许有限地恢复自由贸易）成为苏联经济的基线时，这种惊讶一定会转变为恐怖。

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多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这种立场？虽然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似乎是无害的（谁能反对“自由 (freedom)”或“自由” (liberty) 呢，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采取的实际立场反映了更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不主张建立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而是主张在“自由联盟”中进行“自我管理”来处理权力问题。在这些想法在与现状争论的时刻有多实际（或经常）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种做法对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做法是否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信息，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最糟糕的过度行为的纠正，或作为社会转型的正确工具。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实践其社会主义的主要机制是试图“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新世界”。这种做法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我们今天的行为为例的想法延伸出来的。为了创造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将从自我管理他们目前的斗争和组织开始。此外，他们将通过‘联邦制’将这些自我管理计划连接起来，这将使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我防卫和分享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想法在资本主义空间里变得越来越流行。许多工作场所不再以经典的‘金字塔’结构来组织自己，老板在顶层，明确的组织结构建立在生产线工人之上。相反，这些工作场所已经整合了“自我管理”的创新，允许“团队”对其生产的数量和形式承担责任。可以说，这些创新是表面的，因为金字塔结构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生产线工人的经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消费者合作社已经从自由主义原则中受益。通过消除利润动机，他们为其成员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和商品。通过在代表民主的原则下运作，控制和参与的程度远远超过典型的公司。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实践的次要机制是在革命的时刻。在这里，它一直经历着其最终的人文主义观点与革命时刻的紧迫性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在西班牙的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那里，CNT 与加泰罗尼亚政府一起组成了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的共同阵线。这一决定是基于对 CNT 被孤立的恐惧，以及认为击败法西斯主义比完成革命更优先的信念。将战争置于革命之前，最终意味着与国家合作反对革命。

如果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对资本主义最糟糕的过度行为的一种纠正，那么我们还能从哪里获得灵感？如果社会主义的主流（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对与主流世界一样的进步、经济同化有着坚定的兴趣，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对手。如果这些对手（自由主义者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表明他们是可合作的，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危机时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我们该转向哪里？如果人们在 19 世纪的体系刚刚成为一个将一切合理化的世界性体系，包括它的反对者时，都不能有效地打击它，那么今天我们在事后很长时间内还有什么希望？

## 俄罗斯社会主义

100年后，社会主义因走向世界其他地方而发生了变化。非洲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一种创新，反映了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真实不同的经验。问题是，它们也是对苏联经验的直接反动，因此其范围有限。它们假定了殖民主义、马克思和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虽然这些假设在它们发生的环境下是相关的，但它们把这些社会主义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实践，而不是更普遍的政治哲学。

在19世纪，有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可以说，确实起源于欧洲思想的主流之外。这种俄国社会主义预示着阿拉伯和非洲的社会主义，因为它试图在社会主义的载体上外化俄国的经验，尽管绝不是这样。俄罗斯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是相信科学是挑战基督教狭隘主义的手段，通过它可以真正理解世界。它还通过巴枯宁（M. Bakunin）和赫尔岑（A. Herzen）等俄国移民与欧洲发生的更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共同的联系。这就是相似之处的结束。

在哲学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主张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即使社会主义的主流最终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但社会主义项目的基础是在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并不是俄罗斯经验的一部分。相反，俄罗斯社会主义是从拒绝道德、真理、美、爱和社会习俗开始的。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俄国社会主义从质疑所有形式的权威的有效性开始，以实践“破坏的激情也是一种创造的激情”的格言结束！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不认为社会革命的道路是进步的。俄国人没有把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代理人，而是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农村农民。1861年，当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却被债务所束缚时，俄国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当起义没有发生，也无法激发起义时，俄国社会主义者采取了行动。俄国社会主义者没有把自己关在英国图书馆里10年，而是和他们的同志们一起搬进了集体宿舍，采取了大胆而可笑的行动（比如把社会主义小册子交给在位的沙皇），并最终弑君。当然，我们知道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另一个名字是虚无主义者

## 虚无主义遇到无治主义

“直到蒲鲁东发起的运动到达俄国时，“行动的宣传”才进入了它。在俄国，政府控制着军队，能够立即遏制可能出现在几个大城市的任何运动。在国内，任何运动都不可能产生效果”。

马歇尔·埃弗雷特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还有另一个名字，可能有助于将其与社会主义兄弟区分开来，即无治主义。如果说自由社会主义过分关注自我管理、联合会和工人协会，那么无治主义很可能关注的是如何整合俄国的虚无主义的创新。巴枯宁就是这样的例子。自由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会完全关注巴枯宁的积极议程，即主张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无治状态；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最终的自愿协会将联合起来组织社会，包括经济。他们没有注意到他的负面议程，即拆除政

治机构、政治权力、一般的政府和国家。正如巴枯宁在《德国的反动》（1842年）一文中为虚无主义者提供了一份成型的礼物，他也从虚无主义者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的实践和他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刺杀企图中获得了一份礼物。十年后，这种虚无主义的做法（这时已经如火如荼）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无治主义联盟的政策。这种所谓的“行为宣传”是我们了解无治主义的主要历史载体（自由社会主义者花了很多时间为其道歉并与之保持距离）。

“恐怖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必须在伟大的政府组织发现有攻击计划之前就从侧翼下手。它在仇恨中孕育，在被高尚行为唤醒的热情所充斥的电光石火的气氛中成长。虚无主义的“巨大潜流”就这样崛起了。无治主义从虚无主义及其必要的突然爆发中借用了恐怖主义，即行动的宣传”。

谢尔盖·斯捷普尼亚克

“行动的宣传”与虚无主义的暗杀做法之间的区别在于意图。无治主义者由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继续相信有一条积极的、进步的途径来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并对国家元首和他们的走狗实施暴力，（乌托邦式的）相信目睹这些行为的民众会看到权力的不可靠，并会起来填补这个空白。虚无主义者并没有积极的意图。用现代无治主义的说法，他们只希望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巨大的冒犯。

“无治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年轻人熟悉的两个词，现在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不相信在旧社会的外壳内建立一个新社会。他们认为，必须首先摧毁旧的社会。这就是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此时此地”的否定。”

多萝西·戴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社会主义的历史概念是一种进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称其为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句话出自《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序言

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在它空间的所有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前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本身的子宫里成熟之前永远不会出现。因此，人类总是只给自己设定它能解决的任务；因为，更仔细地观察这个问题，总是会发现，只有当解决这个问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正在形成时，任务本身才会出现。

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是不进步的。虚无主义者对国家的反对只是他或她对几乎所有事物的反对的一个特例：家庭、传统艺术、资产阶级文化、舒适的中年人、英国君主制等等，并不是围绕他们对如何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表述。实际上，有很多虚无主义者可能希望建立一个反国家主义的公有社会，但并不特别认为他们对政权的抵抗与这种愿望有关。

社会主义将继续拥有它的追随者，他们被它的历史观、它的包容和参与的民主观以及它在社会争论领域的明显优势所吸引。它对虚无主义的批评始于对其非人文主义视角和实践的深刻反感的立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拒绝人文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的活人施加非自愿的恐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红色高棉那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好的意图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可以把尸体和它们所反对的制度一样堆积起来。

那么，虚无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替代方案，它并没有嵌入它将创造的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形象。它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项目。虚无主义指出，谈论你“捧在手心”的社会、“只要你得到权力”就会做的事情，或者你相信我们所有的愿景，都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对现有世界的否定。虚无主义是以否定这个世界为起点的政治哲学。在这些门外存在的东西还没有被写出来。

## 第三章：作为战略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 就像一个无法超越的极端，但它又是唯一真正的超越之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的原则。

莫里斯·布朗肖，《经验的极限：虚无主义》

如果我们渴望另一个世界，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具体来说，我们必须个人、社会和运动方面做出哪些改变？<sup>1</sup>除了争取权力之外，解决当前社会组织的方法论体系的矛盾，以及由其他也会追求社会权力的人提供的部分解决方案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现在发生，或者它们可以成为行动即结果的一部分？

这里就是虚无主义可以提供一些新视角的地方。虚无主义的定义<sup>2</sup>可以是这样一种认识：“社会组织中的条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使毁灭本身成为理想，而不依赖于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或可能性。”这暴露了现代行动主义的最大理想主义缺陷之一。将特定的世界作为你的行动的结果来阐述并不能保证这个世界的创造。

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传统，让因果关系的谬误污染了今天的精神。如果生产和交换是整个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限制自己研究它们，以了解任何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可能发生。因此，对经济体系的理解应该足以理解转型的战略机会。由于经济学的绝大部分是理解机构（只对当前的权力结构负责）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分析似乎就像试图从汽车的运动来理解内燃机。

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不完整的历史概念。这部分是由于大多数机构的形成中所蕴含的权力结构，但也是由于挑战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基础的道德力量。在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仁慈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并对这里的事情如何发生有一些既得利益。因此，道德体系是以上帝利益的名义存在的，正如圣典和易错的解释者所言。自从宗教改革的分散和科学崛起的世俗化以来，道德通常被定义为与政治有关。这导致了马克思的分析和一般的左派的道德成分。

---

<sup>1</sup> 术语运动在这里用于提供视角。在西方文化中，以自我为起点，以社会为终点，是一个规模问题。虽然我们拒绝这种重言式，但我们接受其明显简单的清晰性。

<sup>2</sup> 虚无主义的定义与无治主义的定义一样多。不同之处在于，就虚无主义的社会现象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倒退和孤立的。无治主义有木偶戏，虚无主义只有黑咖啡和香烟。

因此，一方面，实际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是推动所有其他政党的部分；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他们比广大无产阶级更有优势，可以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行进路线、条件和最终的一般结果。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道德价值，或“善”，是由欧洲特定的文化价值、发达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发展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信仰所定义的。这些仍然是即使是最有星星眼的抗议者也会被绊倒的障碍，有时甚至会很壮观。<sup>3</sup>

历史的证据，如果它被相信的话，实际上会证明，“成功的”社会革命者的愿景与他们所创造的新社会的形式几乎没有关系，令人震惊。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阶级社会的形式将被改变。它确实改变了，从教会、贵族和平民这三种财产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集中的官僚机构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设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公共安全委员会、恐怖统治和15年的全面战争努力，这将永远改变战争。对于俄国革命来说，许多不同的倾向都渴望革命的胜利。它的最终领导人呼吁“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最后却以粉碎他们的反对派和颁布新经济政策而告终。<sup>4</sup> 二十世纪结束时，不仅成功的社会变革急剧减少，而且追求变革的远见者也很匮乏。

无治主义和虚无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前因。巴枯宁的箴言：“让我们相信永恒的精神，它破坏和消灭，只因为它是所有生命的不可寻觅和永恒的创造性源泉。毁灭的欲望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欲望。”1842年，这两场运动都引发了。虚无主义的文化高峰是在19世纪60年代，尽管它的活动主义几乎持续到20世纪初。可以说，无治主义者从俄国虚无主义者那里继承了“用行动进行宣传”。虚无主义的理论家<sup>5</sup>继续被引为俄国革命活动的先驱，直到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中被‘消失’了很久。

---

<sup>3</sup> 当那个炸药昨天引爆时，它打破了家里所有的窗户。我正在喝茶并和两个小婴儿玩耍。我现在很难过。一直被那些面临厄运的人宠爱，非常甜蜜，只是让我的胃感到恶心。我从美国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夸张。老实说，很多时候，这里人们的纯粹善意，加上蓄意破坏他们生命的压倒性证据，让我觉得这不真实。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世界上而不引起更大的抗议。这真的让我很伤心，就像过去伤害过我一样，见证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多么糟糕。和你交谈后，我觉得你可能并不完全相信我。我认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实际上很好，因为我确实非常相信独立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而且我也意识到，与你在一起时，我在尝试寻找我所做的每一个断言时比平时小心得多。很多原因是我知道你确实去做自己的研究。但这让我担心我正在做的工作。我试图在上面列举的所有情况——以及许多其他事情——构成了某种渐进的——通常是隐藏的，但仍然是巨大的——消除和破坏了特定群体的生存能力。雷切尔·科里（对她母亲）

<sup>4</sup> “这项政策于1921年启动，以取代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盛行并导致农业和（非军事）工业生产下降的战争共产主义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税收政策请购单；允许农民在“地方贸易”的范围内处理他们的剩余；允许资本主义的让步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机会，而无产阶级政府则保留了对国家银行这一关键行业的控制。土地国有化仍然存在，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sup>5</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赫尔岑

虚无主义除了对破坏的单纯追求外，还能提供什么？虚无主义的立场不允许有这个世界的舒适感。对虚无主义者来说，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一切取代上帝的东西也死了；理想主义、意识、理性、进步、群众、文化等等。没有这个形而上的“地方”的舒适感，一个战略性的虚无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漂流，不受她的行为后果的约束。“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向任何权威低头的人，他不在信仰上接受任何原则，无论这个原则多么受人尊敬。”<sup>6</sup>在哲学上，虚无主义者关于价值、美学和实践的想法产生了很多东西。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的消极辩证法概念，这是一个拒绝任何形式的肯定或积极性的原则，一个彻底的消极性原则。虚无主义传统包括阿多诺、尼采、巴枯宁、大部分俄罗斯古典文学、达达、朋克摇滚、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家，以及大部分无治主义。

这在现代舞台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战略虚无主义允许有一种可能性，即不存在未来。那么，激进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就与它的支持者的乌托邦式的愿望不相干了。他们的“希望”可以清楚地被证明是与现在的社会和可能的社会的物质现实脱节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潜力，为了孩子们，必须实现对现有秩序的破坏，那么睁大眼睛去做可能比故意蒙住眼睛更好。一个战略虚无主义者明白，道德革命并不能创造一个道德社会。一个伦理无治主义者并不关心非乌托邦式的社会转型，只关心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转型。一个战略虚无主义者明白，现代世界的基础设施嵌入了它自己的逻辑和居民，而虚无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愿意把它折腾得支离破碎。

瓦纳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中指出，“少年犯是达达的合法继承人”。这说的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它可能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方式，我们可以接近虚无主义逻辑中蕴含的令人不安的后果。无治主义者在他们对社会道德变革的人文主义愿景中普遍接受财产破坏。物质比人更重要。虚无主义告诉我们，在我们能够真正与人而非物建立社会关系之前，这种二分法将我们与我们必须超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战略虚无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方法。它主张在这个世界上采取积极的姿态，主张改革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当面对你的生存的恐怖时，要向着暗淡的后果奔跑，而不是离开。用手中的剑来处理你所说的与身份政治、共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关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者不应该被放过任何耐心。

如果你在“运动”中挣扎怎么办？虚无主义可以为你提供一整套的工具。首先是深刻的怀疑主义。每一个行动，每一次会议，都充满了等待中的政治家，他们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因为他们有塑料的微笑和对‘过程’的流畅性。战略虚无主义使其实践者能够看到这些类型的人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对他们做你所需要的分析，而不是他们的分析。

第二是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以前可能很容易陷入巴黎公社的人、时间和原因的细节中，而现在则很容易看到偏袒中的失败，而不会被具体的半措施所困住。用来争论有多少个天使在一根针的头上跳舞的时间，是远离追求其他东西的时间。

最后，一个战略性的虚无主义立场允许有一个以前没有的运动范围。做正确的事的伦理限制已经改变了社会变革的运动。从那些神圣地等待俱乐部倒下或信念的力量粉碎资本主义的和平

---

<sup>6</sup> 伊万·屠格涅夫 1861 年的小说《父与子》

主义者和伦理学家，到越南时代的社会抗议形式的追随者，显然，道德所允许的地形是暗淡的，充满了泥潭。武装斗争团体，带领不存在的群众走向他们更美好的世界，也表现出类似的失败。如果这些不是框定你的变革概念的模式，你就可以在一个没有人在玩的棋盘上自由地走动。你开始书写那些当权者没有准备好的规则。你可以选择角度，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步伐，你可以重新开始做大梦，而不是像下一个演示、行动或战争那样做大梦。

## 第四章：我希望我在 2001 年 9 月 12 日所说的话

今天，2004 年 3 月 11 日，西班牙马德里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爆炸事件。此案的“事实”仍在浮出水面（12 小时后），但似乎指责的目光将该事件设想为基地组织的阴谋。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头 24 小时的主流新闻报道是对幕后的有趣一瞥。不仅有报道（我从未听说有后续报道）说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大楼又遭到了袭击，而且对袭击的指责也是五花八门：有点像美国的谁谁谁名单。

当时无治主义者和左翼媒体的报道是典型的一元化，就像对西班牙新的袭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似乎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吧。报道一开始就是一两轮人文主义的手势，都是关于儿童、恐怖以及针对“无辜”的人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然后是对国家恐怖的无力指责。“当国家也做了真正的坏事时，我们怎么会被迫写下这种没有国家的团体对平民的哀叹。国家甚至比我的道德主义抨击的主题更糟糕！”然后有一两点关于糟糕的政策，以及如果有无治状态，或正义，或他妈的什么，这就不会发生。报告的最后是冷静的分析，说我们应该通过改变根本问题来改变世界，而不是和那些拥有导弹技术和常备军的人“玩同样的游戏”<sup>1</sup>。

仿佛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在写这些东西，以新闻稿的形式，确保没有人脱稿。任何人都不可能相信有人在与体制作战，这些人我可能不希望他们获胜，但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直到有一天，我拿起武器反对国家，在它所了解的唯一领域抵抗敌人，我将他妈的闭上嘴巴，不谈正确或不正确的方式来对抗整个……

我不会告诉你我的眼睛是如何流泪的，因为所有的孩子今晚都不能回家见父母。我的眼睛是干的。它们不是因为美国或西班牙政府的更大罪行而干涸。当然，他们的罪行是传奇，但如果我今天为这一罪行哭泣，我还有什么可能停止哭泣。这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如果我不打算把自己烧成灰，我就必须处理另一个关于后果的头条新闻，因为它正是……人们在一场全面战争的过程中死亡，其中一方可用于攻击统治的选择非常少。

我的问题是，恐怖战争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解决？正如我们知道这次最新行动的非参与者分析家的行为模式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系统本身的行为。当然会有更多的镇压。当然，埃塔（最初被指控犯罪的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但最终可能因这次行动而脱罪）将被击溃。更多的盟友将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更多的钱将被花掉，这将导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更高程度的检查和对我们的更大程度的军事化。这个循环将不断重复，直到整个社会机构在其自

---

<sup>1</sup> 这些想法由 anarchism.ws 的“无治主义”作家 anarcho 提供

身镇压性基础设施的重压下崩溃，或者在我们富有同情心的统治者的领导下，人们完全服从。我赌的是前者。

为“恐怖”行为辩护将是选择花无休止的时间来辩论历史、哲学和价值观的观点……目的是什么？我不相信在媒体上公开展示暴力来抨击国家的做法与瓦解国家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知道这与瓦解国家有关系，我会利用这个机会恳求你们沿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或者至少请你们为我的获奖之路录音。此外，我怀疑呈现在我面前的现实并不是它的一半。

我可能不是一个信徒，也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受益者，但我也不认为这场“全面战争”的结论会像我们怀疑的那样。各类革命者对其行为的后果都有明显的、一贯的错误。我相信的是，今天极少数人采取的激进行动让我感到敬畏而不是恐惧。马德里的火车上发生的认知、精神和人文主义的飞跃，就像 2001 年 15 名劫持者所做的那样，对于理解 21 世纪的革命实践将是什么样子，比 1000 个黑块或一百万次反对国家和为监控摄像头的示威更有价值。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阿拉贡!  
虚无主义、无治与 21 世纪  
2009 年

[http://pistolsdrawn.org/index.php/21st\\_Century](http://pistolsdrawn.org/index.php/21st_Century)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zh.anarchistlibraries.net)